

小原國芳（西元一八八七—）

林來發

一 求學經過



離東京鬧區約三十餘公里，從新宿乘電車約需四十分鐘路程的郊外，有一所聞名於世界的學校——玉川學園。這所學校的歷史並不長，迄今只有四十幾年，但由於創辦人抱有遠大的理想及堅定的毅力，所以在半世紀不到的時間，未接受外界任何財力的支持，竟從一座無名的小山丘逐漸蛻變，由中小學幼稚園擴展至大學及研究所，今天儼然已成為日本僅有的典型而具有特色的大學城。

這所學園的主持人，即是聞名於日本及全世界的小原國芳先生。他於西元一八八七年四月八日，出生在日本九州南端的鹿兒島縣。祖父是寺子屋（私塾）的教師，頗受附近居民的尊敬。父親曾任村內的區長，原有相當數量的恆產，但由於合夥經營金山失敗，不僅家產全部變賣，甚至一家人的三餐亦無能為繼；所欠債務，據說經過二十年之後始由其子女全部還清。

小原十歲時不幸母親就去世，十二歲時父親也相繼去世，使小原的幼年就陷入極為困苦的地。

因此十三歲時不得不放棄進中學的機會，而投考公費的通信技士訓練班。報名時年齡未達最低的十五歲標準，幸虧獲得鄉公所幹事的同情與幫忙，在證明書上加多兩年，始得順利報名並通過考試入班受訓。

六個月後結業，他由於成績優異，分發鹿兒島的一等電信局服務。五年之後，偶然間受到借宿房東家庭臨時變故的啟示，立即放棄高於教師兩倍薪水的待遇，投考鹿兒島師範學校。考生競爭非常激烈，二十五人僅錄取一人，他考取名列第一。在校四年期間，成績始終列於前茅，所以畢業後未曾服務，就順利考取廣島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繼續求學。在廣島高師四年，除參與教會活動而外，幾乎全心全意專心向學。因此仍能保持優異成績。臨畢業時，接受教授們的特別推薦。分派香川師範學校任教。

小原從小就是一位抱有理想及熱誠的基督教徒，在香川師範學校，一心一意為教學而貢獻一切，不僅擔任專門學科的英文，同時還擔任心理學與教育史；並且在課餘之暇為學生開班，義務補習英文，此外還參與教會的教學活動，因此他每週教學時數有時高達四十小時之多。由此可見年輕的小原是如何的賣力。他在香川師範學校僅僅兩年半時間，幾乎使校風完全改觀，深得學生、同事、家長的尊敬與讚譽；校長的欣喜與對他的器重就更不用說了。

為了實現自己的更高理想，小原不得不忍痛離開香川師範，而考進有名的國立京都大學哲學科（專攻教育）深造。當時京都大學哲學科擁有全國第一流的學者，加西田幾太郎、波多野精一、朝永三

十郎等；他在京都大學三年，據其自傳所述，完全是懷抱感激的心情，接受這些名學者的薰陶。三年裏的後兩年，他幾乎不眠不休的努力用功，最後完成四十餘萬字的「教育根本問題的宗教」的畢業論文；據說完成畢業論文之後，僅僅是送還圖書館的參考書，就裝滿一個拖車；也使審查的教授感到驚訝與吃力，第二年不得不規定限制畢業論文的字數。此書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式出版，至今已五十年，再版四十餘次，目前仍在銷售之中。

二 成城學園

京都大學畢業之後，小原受聘為母校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附屬小學教導。他赴任之後一向來的服務精神努力教課，並常在課餘之暇假附屬小學辦公室舉行哲學問題討論會，慕名前來參加者通常保持一、二百人之多，成為相當受人重視及歡迎的講座。惟公立師範制度有許多的限制，並不能使年輕而具有抱負與理想的小原感到滿意。恰巧當時有一位資深的教育家，曾兩次任帝國大學總長，一度任文部首次官的澤柳政太郎，為了革新學校教育，特別籌款辦了一所私立成城學園，亟需一位能幹的實際負責人，立即派遣其秘書長田新（世界有數的裴斯塔洛齊研究專家，戰後曾任廣島大學校長）專程前來邀請小原，據小原事後的回憶，當他見到長田秘書，由於仰慕澤柳政太郎的大名而毫無考慮的立即答應，並在短期內結束高師教職，前往東京成城學園任教。

小原來到成城學園，已經是該園創立的第三年，當時僅設有小學部，校舍仍借用舊陸軍預備學校

破舊建築的一部分。抱著滿腔熱情、渴望著推進新教育改革的小原，並不在乎這些，而完全依照其理想推展新教育的改革運動；同時利用餘暇到處演講，或著書寫作以鼓吹新觀念，並將他個人相當可觀的演講酬金、版稅及稿費等的收入，全部用做學園的經費，促成遷建新校舍的計劃。

不久新校舍在小原的努力與奔走之下，順利遷至郊外的空曠地區，依照理想完成自幼稚園至高等學校的私立新式學園。該園以革新教育為號召，並實施少數學生一班的自學輔導制；為貫徹自學輔導，還曾兩次邀請美國道爾頓制主持人巴格斯特（Helen Parkhurst 1887-67）女士親自前來指導。除此以外，該校還強調尊重兒童個性，重視師生間感情，提倡高度效率及尊重自然的教育，成為日本少數新教育的先驅學校之一。

小原在成城學園前後十五年，其主要著作除上述的「教育根本問題的宗教」外，如「結婚論」（一九二〇年），「教育改造論」（一九二〇年），「道德教育革新論」（一九二〇年），「教育根本問題的哲學」（一九二三年），「母親的教育學」（一九二五年）等，都是這一時期所完成。其中最後一本「母親的教育學」，已改寫十三次，再版二百幾十次，現在尚在繼續銷售中；據說早期還有中文譯本在上海出版。

小原的第一次婚姻並不美滿，因就讀香川師範學校時受到家庭經濟的壓迫，不得不勉強入贅鄉里有錢人鱒阪家。以後發現夫婦性格完全不合，結婚十年期間有八年半是分居生活。兩人之間雖生有一女，而且小原非常疼愛這個女兒，到了最後還是離婚。他第二次婚姻的對象是一位牧師的女兒，不僅

是「郎才女貌」，同時對他的事業也有很大的幫助。當時曾因再婚的理由遭遇許多的阻難與批評，但終於克服困難，在離廣島赴東京之前完成婚禮；他們之間生有一男二女，現在都已成家立業。

三 玉川學園

一九二九年，小原四十二歲，發覺成城學園已逐漸失去原來辦學旨趣，尤其受到部分家長的壓力和無理干涉，幾乎使該園已無法再保持新教育的特色，而淪為升學帝國大學的預備學校。他於是帶領著少數志同道合的教職員及學生，毅然離開了其一手所經營且已具規模的成城學園，到郊區更遠的天然叢林中開闢新天地，這就是今天的玉川學園。

小原擬定了學園新計劃，但有不少師友提出忠告，認為地址離市區過遠，招生一定有困難，會成為將來經營上的致命傷。這時他很自信的說：「只要把學校辦好，就是再遠，學生一定會跟上來；若辦不好，就是在市區，也同樣的會招不到學生。」可見在開辦初期，他就抱著多麼大的信心。

小原前此的演講費、版稅、稿費均已投入於遷建成城學園的事業上，否則其收入積蓄可觀，對創辦玉川學園的經費方面不無小補，但他並不追悔抱怨，只是從頭做起，籌集建校基金。同時他為了維持其辦學的理想，使新成立的玉川學園不再受家長們的無理干預，免蹈成城之覆轍，於是建校基金完全由自己設法籌集。幸虧他以往遷建成城校舍，對土地的買賣已獲得相當深入的經驗，就利用過去的體驗，在新的電車路線開闢之前的一年，尋找到玉川附近的小山丘，洽得貸款，購地超過建校預定面

積的兩倍半，然後等待電車通行之後的自然漲價，再將學校預定地以外的土地分塊出讓，以出讓的地價收入償還貸款及做為校舍建築之用。初期當然非常困難，加上小原一直主張小班制，而且他從小就受到失學的痛苦，因此主張對貧苦兒童都免收學費，甚至供給書籍及住宿，這樣就使學園的經營更加困難。

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之後，玉川學園不得不再謀求自給自足的新辦法，所以附設了各種生產事業機構，除了原設的土地部繼續處理土地分塊割讓事宜外，另附設出版部以出版翻譯各種教育名著、教育家全集、教育叢書、百科大辭典之類；設販賣部以代理販賣鋼琴、打字機、收音機、電視機等等；設建設部以雇用少數技術人員，配合學生需要，協助附近的建築事宜，參與生產工作。這些事業機構的經營收入，再加上音樂演奏會、歌劇欣賞會等門票收入，都一齊納入學園的建設及維持費用之中，以彌補學園經費的不足。

由於經營得法，特別是出版了幾部著名的百科大辭典，銷路之大打破其他各種書籍的出版紀錄，才使學園的經費逐漸充實。二次大戰之後，雖然仍不斷的增科設系，但學園的經營據說已能達到平衡的地步；並且每年還由學園派遣大批教師前往外國留學，同時亦由外國邀請著名學者前來講學，這是一般私立學校所不易做到的。

世人常常舉小原為日本的裴斯塔洛齊；若從其熱誠的教育愛及為新教育的理想而奉獻一切而言，確實與瑞士的大教育家裴斯塔洛齊無異。但裴斯塔洛齊一生的理想與奮鬥所辦理的教育事業，卻因缺

乏經濟觀念，雖然換了幾個地方，最後仍未能避免失敗；而小原則完全不同，不但亟富經濟觀念，同時也有先見之明，尤其創辦玉川學園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奇蹟。

四 教育信條

玉川學園成立之後，小原立即揭櫫其辦學的方針，通稱為玉川學園的十二教育信條，並且全力以赴，貫徹實施。茲介紹如下：

(一) 全人教育：教育的理想在於創造真、善、美、聖、健、富的六項價值。亦即學問、道德、藝術、宗教、身體、生活六方面人類文化所溶匯發展的全人格的教育。

(二) 尊重個性的教育：教育自我本質的發現與自我的實現。自己的本質完全實現之時，其全人格的陶冶始臻完成。教育非達到個人個性的充分發展、自我發現與自我實現的地步不可。惟有各種不同偉大人才的個性都獲得充分的發揮，國家社會才能真正得到繁榮。

(三) 自學自律：學習的本質在於自我思考、自我探求、自我創造或研究等所體驗的自啟自發活動。教育不只是學問知識的傳授，而是啟發其求取真理的慾望，培養探求的方法及養成發掘問題的習慣。

(四) 提高效率的教育：所謂提高教育的效率，並非專指教育者方面，而是學習者每個人也能達到合理而不浪費的較高效率。所以學習環境的整理充實，教材的精選，教學法的研究改進，教學器材

的活用等，都是提高學習效率、增進學習慾望的良法。

(五) 實施具有學術根柢的教育：日本的教育不論戰前或戰後，甚至一直到現在，仍然左右搖擺，把握不定自己的目標，充分的暴露其無定見和自信。教育應先確立其長遠不變的教育理想；不過在理想確立之先，為配合實際需要，必須反覆論證，蓄積科學的經驗，在堅定的信念之下才能貫徹實施。

(六) 尊重自然：有山有水，佔地二十萬餘坪的玉川學園，朝夕能面對這種壯大的自然環境，其本身即已含有無可代替的偉大教育在內。其實自然的尊重同時也意味著順從人性。一方面具有天真爛漫、純潔無瑕的心情；一方面具有面對大自然的勇氣，不怕風，不怕雨，和不屈不撓的鬪志。

(七) 師生間的溫情：師生之間的關係，應充分互相信賴。溫情並非溺愛，而是教育者的熱誠，也是一種愛的行為。在求道者的嚴肅過程中，珍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如「君汲川流我拾薪」的合作無間。

(八) 勞作教育：「百聞不如一見」，但百見不如自己一次操作。必須自行思考，自行體驗，自行嘗試，自行實踐，才能真正完成聖育、知育、德育、美育。實施勞作教育，才有可能養成知行合一的堅強意志和身體力行的良好習慣。

(九) 相對的合一：關於一個國民與一個世界公民、個人的立場與社會人的立場、追求理想與現實的生活、自由人與受法律約束的人，這些相對矛盾所成立的兩面，盼能達到靈肉合一、身心一致、

天地融合的境地。培育膽大而又心細、能認真用功而又能痛快遊戲、能賺取大量金錢而又能合理運用等等各方面相對合一的人。

(十) 人生的開拓者：「人生之中，最為辛苦、最感厭煩、最為吃虧的場合，應以微笑率先承擔。」這是玉川學園最為具體的人生觀。這不是戒律的自我犧牲，而是生活在年青人的夢與憧憬之中，抱著開拓者的精神，不屈不撓地奮鬥和努力。

(十一) 書塾教育：日本自古以來所保持的以身作則、潛移默化的書塾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場所。我們堅持這種生活教育的傳統，同時調和西歐近代教育的優點，使其成為人類教育的理想場所。

(十二) 國際教育：希望能養成「地球是我們的故鄉」這種廣大心胸的人。積極從事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具有豐富的國際感覺。國際理解的教育是一種和平的教育，同時也是培養祖國愛的教育。

五 辦學逸事

玉川學園自從開辦時的一百多位師生，發展到現在，包括兩所高級中學的分校在內，師生已達八千多人。校地除實習用的一百九十萬餘坪外，尚有一百七十餘萬坪，僅僅是校舍建築就佔十二萬餘坪。但是說來奇怪，這麼大的校區與建築物，竟是一個工友都沒雇用過。甚至很多的建築、校園、池塘等；除需要高度的技術臨時雇用技術工人協助外；幾乎部是由師生共同合作所完成。附設的龐大出版部也不例外，只用了少數技術人員，其他如印刷、校對、發行、包裝等都是由工讀生輪流擔任。至於

開闢馬路、整理花園、養飼動物，裏裏外外的打掃那就更不用說了。這所學園經常有國內外的人士前往參觀，環境幽美，處處整潔，有口皆碑。

小原辦學一向重視勞作教育。「勞作」二字除解釋為一般勞動而外，尤其強調第二個字的「作」；並非「作業」的作，而是「創作」的作。因此該園勞作科所製作的許多作品，如雕塑曾數次獲得國家最高榮譽獎，其他利用勞作時間所完成的小提琴、鋼琴等，幾乎都使參觀者不敢相信這些作品竟出自學生之手。但事實證明，不僅學生會製作，同時還攜帶自己所作的小提琴參加交響樂的演奏。該園每年舉行一次的交響樂演奏會，已經聞名於全東京，所演奏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曾使德國來賓都自嘆不如。

小原平時很講究整齊清潔，不僅對自己的要求如此，就是對小學生也不例外。因此為保持該園的這種特色，特別設計一套制服，作為全園學生參加盛典時穿用。這套制服與日本一般學校的黑色高領制服完全不同，採用西裝結領款式，並硬性規定穿著時不得有任何理由不結領帶。奇怪的是他最不喜歡看到女孩子塗口紅，不僅對學生如此，對參觀的來賓也是一樣。據說美國大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夫人，於一九五五年為完成杜威的宿願，特來該園訪問，當她下電車時，有很多人迎接她。曾在早年研究杜威哲學而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寫過十幾本有關杜威教育哲學的永野芳夫也在場，他見到杜夫人塗有濃厚的口紅，立即向前提出忠告，杜威夫人毫無考慮的立即將口紅擦掉，並且拍拍永野的肩膀表示感激之意。現在參觀該園的人，不論中外，幾乎已無人不知必須穿著整齊的衣

服以及女性不要擦口紅的這些事。

小原一直主張：小學的兒童每班不得超過三十人，通常應保持二十五人左右，這樣教師才有可能照顧到全體兒童，收到真正的教育效果。同時他也是主張自學輔導制最徹底的人。因此學校不僅設有完整的兒童圖書館，而且每班教室均備有大小不同的書櫥，自兒童百科全書、辭典、字典一直到兒童科學叢書、兒童文學全集，各種程度的教科書及兒童報章雜誌等，應有盡有。就是學園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也從不增加學生人數，並且照樣添購圖書，絕不改變其初衷。所以這裏的教育活動，很少採用講書抄筆記的方式，大多都能運用實驗、觀察、搜集資料，然後討論、歸納結果等啟發式的方法。同時為適應個別差異，依照兒童程度訂定進度，甚至進行自由研究，使每一兒童都能獲得真正學習成功的樂趣。據說杜威生前有人告訴他，他在一九一五年所發表的「明日的學校」(Schools of Tomorrow)早已在玉川學園完全實現，而且可說已成了「昨日的學校」；杜威聽了非常高興，立即發出宏願，盼在有生之年能夠親往參觀。無奈他年紀已大，終未實現心願，所以在杜威逝世之後的第三年，杜威夫人特別有訪問玉川學園之舉。

小原是一位絕對尊師論者，雖然他的演講中常常指責某些人而得罪很多人，但從未說過一次教師的不是；並且有感於教師進修的重要，曾經排除萬難假該園大學部附設日本唯一獲得政府承認的教職課程函授部，以幫助全國教師取得高一級的任用資格。這個制度聘有專家學者編印一百六十種以上不同教科書，分寄各地供選修教師課餘研讀，而且三年至五年之內必須利用暑假期間，前來玉川學園接

受六週的面授課程。僅僅是一九七〇年一年的在籍學生，竟高達三萬一千多人，可見對教師進修有多大影響。

小原同時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愛國者。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小原基於其愛國熱誠，一個月中的二十五天都奔波於全國各地的演講旅行，以喚起全國國民的奮發；並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時，宰相馬庫斯的話：「我們引起不幸的戰爭，而遭到悲慘的結果；但從戰敗的結果之中卻獲得無從估計的教訓：我們原以為力量就是正義，其實正義才是真正的力量。」與全國人民共勉，以期從饑餓貧苦和絕望深淵中求得祖國的重建。他這種行為，確足與德國菲希特媲美。

小原對於體育運動也非常重視。在玉川學園開辦初期，曾不顧已負債累累的學園經濟，毅然函聘世界第一流的滑雪家奧大利亞籍的修太納，以及由聞名世界的丹麥國民體操學校校長布克親自率領的二十七名體操團到日本來，使日本的滑雪技術一新耳目，把丹麥的體操普及於全國的每一角落。但他卻反對體育的競技項目，一直到現在玉川學園雖然每年都舉行盛大的運動大會，可是大會中從不發獎狀或獎品。他認為獎狀獎品的頒發，有違體育的真正精神。

玉川學園的音樂教育，也是全日本家喻戶曉實施最徹底的學校之一。雖然尚未達到像西歐國家一個人就獨唱、兩個人就二重唱、三個人就三重唱、四個人就合唱的地步，但自該園創校以來，不論是個人或團體都已不知獲得多少次的全國音樂最高榮譽獎。更難得的是該園非常重視兒童的歌曲創作，上音樂課都可隨時自編自唱，而且音樂教師還認真的說：「只要穿過玉川學園制服的學生，沒有不會

唱歌的。」這句話並非誇大之詞，確實每一個玉川學園的學生從小學到研究所，隨身都攜帶一本袖珍型印刷精美的「愛吟集」小手冊，興趣一來就可隨時唱一段，工作累了也可隨意歌唱一番。

六 教育意義

小原對教育的意義，也有其特別的見解。一般人認為教育是主體較成熟的人，（教育者），對客體未成熟者，（被教育者），實施一種有意識的、具體的、連續的教導、作用或影響。小原認為這種見解是以教育者立場為主的定義，從方法上說也有其可取之處，但若過於偏重教師，而使兒童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則往往會誤認教師為創造者或傀儡的操縱者，故此種見解無法包括全部的教育意義。因為：第一，若認為具體而有意識的才是教育的話，必然會否定無意識的教育，可是無意識的教育卻屬於教育的重要部分，如訓育、感化教育等。第二，若認為教師是教育發動的中心，而使兒童處於被動的地位，則處於被動地位的兒童一定會受到輕視，那麼現代所主張的創作教育、活動教育就無從實施。第三，在教育的過程中，似乎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不用教師的自我教育部分，如自我創造、自我創作等，這種不用教師的自我教育機會不僅社會如此，學校教育也不能例外。第四，所謂教育者，不應僅限於單指人而言，而應該廣泛的指包括人以外的更重要的教育，如自然環境的陶冶以及其他因素等。

以上是小原舉例來說明教育的定義之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是由於其著重點及看法的不同，如

有的著重方法，有的著重目的；或從現象來說，或從過程而論；或以社會為重，或以個人為主；或從教育者的立場來看，或從被教育者的立場著眼；這樣，自然都各有其長處與短處。小原則試圖保留各方面的長處而避免其短處，並曾經用綜合容納的方法提出其定義如下：

「教育就是人與理想之間的關係。」

所謂「人」，相當於一般人所說的「被教育者」，但小原並不喜用「被教育者」或「未成熟者」等詞語，因為人一直到老死為止，都是被教育者。換言之，沒有任何人可從教育之中真正得到畢業，就是聖賢也不例外。就因為如此，才能獲得無限的進取和向上。

至於「理想」，就是教育的客體，教育主體的對象。(一)教育者的教育理想，當然不用說；(二)教育者本身對被教育者也是一種理想，如嬰兒對其母親，年輕兒童對其教師，徒弟對其師傅，歸依者對其崇拜者，都是確確實實的一種理想；(三)所使用的教育，當然也是一種理想；(四)圍繞的社會和大自然，也都是理想；(五)更重要的是被教育者本身的理想也應包括在內才能包含自我教育；惟有人在自我之中才能獲得客體的理想。

小原再進一步地分析，教育的意義、過程及現象，極與宗教相似，可分成主觀和客觀兩極。客觀(體)就是教育主體的對象，也就是理想。能夠向此對象努力前進，而促使個體與理想融合，這就是自我教育；指導或協助這種自我教育就是教育者的任務。因此連結這種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過程就是教育過程；連結並促使其與理想達到一致，就是教育的完成(不可能有終極的連結，因為人的理想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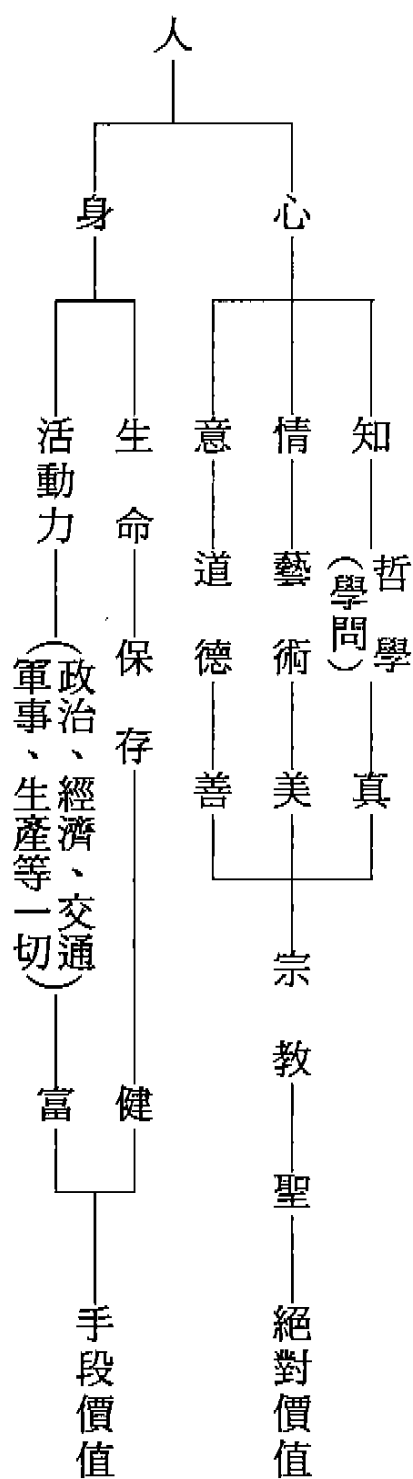
於停止)。所謂接受教育，只不過表示出與理想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而已。例如某人具有某種理想，而在某種情況之下能接近其理想一步，就表示某人已接受某種教育。事實上，絕對的無教育者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個定義由於要補救上述所指摘的四項缺點，所以顯得比較的廣泛；但為避免其缺點，惟有選擇此項比較廣泛的定義。

七 教育理想

談到教育理想，小原最反對時下所流行的偏向於某種主義或某種學說（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國際主義、理想主義、實利主義、宗教主義、主知主義、人文主義、訓練主義等等），而把教育的理想完全歸諸於「人的教育」或「全人教育」。

他認為人類的文化從六方面所組成，就是學問、道德、藝術、宗教、身體、生活。學問的理想為真，道德的理想為善，藝術的理想為美，宗教的理想為聖，身體的理想為健，生活的理想為富。教育的理想則在創造實現真、善、美、聖、健、富六項價值的平衡發展，而不能固執一方或偏向於某一部分。前四項的真、善、美、聖的價值稱為「絕對價值」，後兩項的健富價值稱為「手段價值」。茲列表如下：



必須先建立上述的價值體系、然後教育的理想才有可能確定，並依照不同理想的需要而選擇及建立各種學科，並進行各種教學活動，這樣方不至於偏向某種主義或某種學說，而達到真正的全人教育之目的。

從上列價值體系表中，不難知道小原將人類的價值分成身、心兩方面。

在身的方面，為著保存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動的源泉，首先必須要求身體的健康，也就是要求「健」的價值。同時人類為著求生存，不能不有麵包的要求，以維持精神活動的強大力量。為達到此等目標，自然必須講究許多手段，如發明、研究、交通、政治、外交、產業、軍事、法律等，以求生活之「富」。這些「富」的價值與「健」的價值，只能歸類於不可缺的手段價值，因為其最大的意義，只不過是在於盡最大的可能供給精神活動的原動力而已，故不能作為絕對價值的對象。

在心的方面，知、情、意的作用幾乎已包括所有人類的心意活動。但不論學問、道德、藝術的任

何一項，如果窮究到底必然會接觸到超世界、超感覺的神秘境界，這種境界就是柏拉圖的「至善」，康德的「神聖性」(Heiligkeit)，恩田邦度(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的「聖」(Das Heilige)等。小原就將這種「至善」、「神聖性」、「聖」歸納為宗教的價值。這種價值並不是與真、善、美的普遍價值有何區別；在超感覺的存在關係中，價值本身並無兩樣。一般人常常使學問、道德、藝術三項價值與宗教對立，其實四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而是追究學問、道德或藝術的深處，也就是價值在超世界、超經驗、超感覺的過程中，宗教的世界才有可能逐漸啟開。這種主張和小原從小就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不無關係，所以他始終認為聖的價值在絕對價值之中仍然居於上位。

附註：小原國芳的著作已編為全集，預定出版四十卷，現在已出版三十六卷，每卷從四十萬字至六十萬字不等。

本文參考書：

- (一)小原國芳著：「母のための教育學」，玉川大學出版部，一九六九年改訂三九三版
- (二)小原國芳著：「教育の根本問題としての宗教」，玉川大學出版部，一九六九年改訂十四版
- (三)小原國芳著：「教育の根本問題としての哲學」，玉川大學出版部，一九七一年十七版
- (四)小原國芳著：「小原國芳自傳」，玉川大學出版部，一九七一年十一版
- (五)小原國芳著：「全人教育論」，玉川大學出版部，一九七一年八版
- (六)小原國芳著：「世界教育行腳」，玉川大學出版部，一九五六年
- (七)「玉川教育」，一九六〇年版，一九六九年版。